

刊名创意:王蒙 刊名题写:沈鹏

本刊主编:姜锦铭

值班责编:李牧鸣 刘小草

邮箱:worthreading01@163.com 电话:(010)88051377



一曲大合唱,顶十万毛瑟枪

时光跨越80年,《黄河大合唱》成为中华民族不朽的文化符号



▲ 1939年,冼星海指挥鲁艺学员排练《黄河大合唱》。



▲ 光未然在延安(1939年4月)
照片由延安鲁艺文化园区提供

本报记者蔡馨逸

10月的延安已经微微有些寒意,在位于桥儿沟的鲁迅艺术学院旧址游人依然络绎不绝。“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激昂的歌声从东山上的一孔窑洞传出。窑洞里,木板床、旧书桌等设施还原了当年艺术家生活工作的场景。

“回到家里,星海立即投入创作。早春的延安的夜里很冷的。我们用一小盆炭火取暖,我有时看他写累了,就煮一点红枣给他吃。那时候延安的木炭还是很缺乏的,夜深人静时,炭火熄了,窑洞里非常冷,但星海的创作热情却比火焰还要热!”冼星海的夫人钱韵玲曾如此回忆。

80年前的春天,在抗日战争最焦灼、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危难关头,就是在这样一间简陋的窑洞里,作曲家冼星海抱病写作六天六夜,完成了《黄河大合唱》的全部谱曲。

由光未然作词、冼星海谱曲的民族交响史诗《黄河大合唱》,以黄河为中华民族象征,从延安窑洞传遍全国,激励了中华儿女前赴后继奋起抗争、保卫祖国,在抗战烽火中被评价为“一曲大合唱,可顶十万毛瑟枪”。硝烟散去,《黄河大合唱》依然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具有鼓舞斗志、凝聚人心的力量。

没有谱架,就用木板搭一个

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后,光未然带领抗敌演剧队第三队奔赴吕梁山抗日根据地,从壶口附近东渡黄河时,目睹了船夫们搏击惊涛骇浪的壮景。初次横渡黄河的年轻诗人被这场人与自然的生死搏斗深深震撼。

到达吕梁后,光未然率领演剧三队立即投入



逝者

本报记者张漫子

马悦然有一副典型的北欧人面孔,却又一派淡然的东方气质。他能用一口流利的四川话,对中国文学史、中国方言音韵侃侃而谈。

这其实也不足为奇,在去世前,他和汉语已经有73年交情。在中国这片被马悦然称作第二故乡的土地上,或发掘作者,或译介杰作,或为中西文化交流破冰,或为中国文学走向世界建言,这位瑞典汉学家一直在为中国文学“修桥”。

汉语之咏叹:“我的同胞八世纪披着熊皮过着野蛮生活时,唐朝诗人正在创作律诗和绝句”

1944年,遥远的北欧,瑞典青年马尔姆奎斯特正在乌普萨拉大学攻读拉丁文学位。他最大的愿望是毕业后去瑞典一座古老城市的高中教书。

在他忙于准备拉丁文考试时,伯母把林语堂先生的英语散文集《生活的艺术》拿给了他。第五章讲的庄子老子哲学让他心有戚戚焉,想知道道家哲学的更多奥妙。

他跑到大学图书馆,借来《道德经》的全部译本,“英法德文译本差异太大,究竟哪本才是作者原意?”他鼓起勇气给瑞典知名汉学家高本汉打了一个电话。

“所有译本都一样糟。”高本汉说,“我正在译,还没发表,但我可以把稿子借你看。”

一个星期后,这个瑞典青年兴致勃勃地归还书稿时,高本汉提议让他跟着自己学汉语。很快,他就离开乌普萨拉大学,搬到了斯德哥尔摩,高本汉从此成为他的古代汉语和先秦文学老师。

在斯德哥尔摩,一句汉语都不会说的他,从《左传》入门,开始学习汉语。

两年后,马尔姆奎斯特偶然获得一次前往中国四川调查当地方言的机会。刚到中国,他起了一个中文名字“马可汗”,但当地人对他说:“在这里叫‘可汗’不行,叫‘悦然’吧。”自那天起,这个瑞典青年,便成了“马悦然”。

本报记者蔡馨逸

刊名创意:王蒙 刊名题写:沈鹏

本刊主编:姜锦铭

值班责编:李牧鸣 刘小草

邮箱:worthreading01@163.com 电话:(010)88051377

为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筑桥”的人



▲ 2012年10月23日,马悦然为复旦大学作题为《工匠与演员:论翻译的艺术》的演讲。
新华社资料片

在世界上许多国家文学尚未出现时,中国文学早已登上世界文学之巅,诗歌、散文、小说都是如此。这让马悦然颇为珍视。

优秀的文学是没有地址的明信片,可以寄到世界各个角落。越是了解中国文学,马悦然就愈发感到,翻译成外文的中国文学著作数量太少。这成为他向世界“代言”中国文学的动力。

1952年,已获得汉学博士学位的马悦然,开始在乌普萨拉大学和伦敦大学从事汉语教学工作。他一面研究,教授中国汉语言文字学、古代汉语语法和语义学,一面向西方读者引介古汉语经典。

他首先翻译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之后又译介《诗经》《论语》《孟子》《庄子》等先秦诸子,后来

在世界上许多国家文学尚未出现时,中国文学早已登上世界文学之巅,诗歌、散文、小说都是

如此。这让马悦然颇为珍视。

优秀的文学是没有地址的明信片,可以寄到世界各个角落。越是了解中国文学,马悦然就愈发感到,翻译成外文的中国文学著作数量太少。这成为他向世界“代言”中国文学的动力。

1952年,已获得汉学博士学位的马悦然,开始

在乌普萨拉大学和伦敦大学从事汉语教学工作。

他一面研究,教授中国汉语言文字学、古代汉语语法和语义学,一面向西方读者引介古汉语经典。

他首先翻译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之后又译

介《诗经》《论语》《孟子》《庄子》等先秦诸子,后来

在世界上许多国家文学尚未出现时,中国文学早已登上世界文学之巅,诗歌、散文、小说都是

如此。这让马悦然颇为珍视。

优秀的文学是没有地址的明信片,可以寄到世

界各个角落。越是了解中国文学,马悦然就愈发

感到,翻译成外文的中国文学著作数量太少。这

成为他向世界“代言”中国文学的动力。

1952年,已获得汉学博士学位的马悦然,开始

在乌普萨拉大学和伦敦大学从事汉语教学工作。

他一面研究,教授中国汉语言文字学、古代汉语语

法和语义学,一面向西方读者引介古汉语经典。

他首先翻译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之后又译

介《诗经》《论语》《孟子》《庄子》等先秦诸子,后来

在世界上许多国家文学尚未出现时,中国文学早已登上世界文学之巅,诗歌、散文、小说都是

如此。这让马悦然颇为珍视。

优秀的文学是没有地址的明信片,可以寄到世

界各个角落。越是了解中国文学,马悦然就愈发

感到,翻译成外文的中国文学著作数量太少。这

成为他向世界“代言”中国文学的动力。

1952年,已获得汉学博士学位的马悦然,开始

在乌普萨拉大学和伦敦大学从事汉语教学工作。

他一面研究,教授中国汉语言文字学、古代汉语语

法和语义学,一面向西方读者引介古汉语经典。

他首先翻译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之后又译

介《诗经》《论语》《孟子》《庄子》等先秦诸子,后来

在世界上许多国家文学尚未出现时,中国文学早已登上世界文学之巅,诗歌、散文、小说都是

如此。这让马悦然颇为珍视。

优秀的文学是没有地址的明信片,可以寄到世

界各个角落。越是了解中国文学,马悦然就愈发

感到,翻译成外文的中国文学著作数量太少。这

成为他向世界“代言”中国文学的动力。

1952年,已获得汉学博士学位的马悦然,开始

在乌普萨拉大学和伦敦大学从事汉语教学工作。

他一面研究,教授中国汉语言文字学、古代汉语语

法和语义学,一面向西方读者引介古汉语经典。

他首先翻译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之后又译

介《诗经》《论语》《孟子》《庄子》等先秦诸子,后来

在世界上许多国家文学尚未出现时,中国文学早已登上世界文学之巅,诗歌、散文、小说都是

如此。这让马悦然颇为珍视。

优秀的文学是没有地址的明信片,可以寄到世

界各个角落。越是了解中国文学,马悦然就愈发

感到,翻译成外文的中国文学著作数量太少。这

成为他向世界“代言”中国文学的动力。

1952年,已获得汉学博士学位的马悦然,开始

在乌普萨拉大学和伦敦大学从事汉语教学工作。

他一面研究,教授中国汉语言文字学、古代汉语语

法和语义学,一面向西方读者引介古汉语经典。

他首先翻译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之后又译

介《诗经》《论语》《孟子》《庄子》等先秦诸子,后来

在世界上许多国家文学尚未出现时,中国文学早已登上世界文学之巅,诗歌、散文、小说都是

如此。这让马悦然颇为珍视。

优秀的文学是没有地址的明信片,可以寄到世

界各个角落。越是了解中国文学,马悦然就愈发

感到,翻译成外文的中国文学著作数量太少。这

成为他向世界“代言”中国文学的动力。

1952年,已获得汉学博士学位的马悦然,开始

在乌普萨拉大学和伦敦大学从事汉语教学工作。

他一面研究,教授中国汉语言文字学、古代汉语语

法和语义学,一面向西方读者引介古汉语经典。

他首先翻译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之后又译

介《诗经》《论语》《孟子》《庄子》等先秦诸子,后来

在世界上许多国家文学尚未出现时,中国文学早已登上世界文学之巅,诗歌、散文、小说都是

如此。这让马悦然颇为珍视。

优秀的文学是没有地址的明信片,可以寄到世

界各个角落。越是了解中国文学,马悦然就愈发

感到,翻译成外文的中国文学著作数量太少。这

成为他向世界“代言”中国文学的动力。

1952年,已获得汉学博士学位的马悦然,开始

在乌普萨拉大学和伦敦大学从事汉语教学工作。

他一面研究,教授中国汉语言文字学、古代汉语语

法和语义学,一面向西方读者引介古汉语经典。

他首先翻译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之后又译

介《诗经》《论语》《孟子》《庄子》等先秦诸子,后来

在世界上许多国家文学尚未出现时,中国文学早已登上世界文学之巅,诗歌、散文、小说都是

如此。这让马悦然颇为珍视。

优秀的文学是没有地址的明信片,可以寄到世

界各个角落。越是了解中国文学,马悦然就愈发

感到,翻译成外文的中国文学著作数量太少。这

成为他向世界“代言”中国文学的动力。

1952年,已获得汉学博士学位的马悦然,开始

在乌普萨拉大学和伦敦大学从事汉语教学工作。

他一面研究,教授中国汉语言文字学、古代汉语语

法和语义学,一面向西方读者引介古汉语经典。